



热 土 地

李满龙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李满龙，1958 年降生于湖南岳阳相思山下。喝饱了山泉，洗惯了溪水。酷恋家乡那片热烘烘的土地。当过农民做过工，上完大学便吃上了“文化”这碗饭，在岳阳市群众艺术馆叨扰十多年。曾把著书撰文看作山外的山，也视为夏夜的星十五的月。因而好好歹歹做出了一些文字载于报刊，且有幸获得一些奖励与赞誉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。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花棉袄	21
死吻	129
鸳鸯河	231
春夜寻梦	264

短篇小说

热土地	1
拉出满地阳光	75
春蚕之茧	86
熟悉的陌生路上	95
母亲啊母亲	106
在痛苦中	115
锈枪	192
家庭奖学金	211
北风轻轻地吹	221
金玉良言(代跋)	304

热 土 地

灶里的火，呼哧呼哧地叫，烧得好旺，火焰宛如欢呼雀跃的手，拍击着吊在灶上的铁锅。

娘揭开锅子盖，操起长把锅铲翻猪食，喜冲冲地对我说：“灶火笑，有客到哩满伢崽！”

我已经 14 岁了，娘仍然把我看做小毛毛，开口闭口“满伢崽”，从来不喊名字。娘说的客人，我在心里盼得更迫切。我见到火烧得很旺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这天，日头从边东起来，又从西边落下去，天墨黑墨黑了，还不见客人踏门槛。

第二天，火烧得更旺，却还是不见客人的影子。

夜里，娘急了，一边纺纱一边说：“这就怪了，未必火神菩萨也报假信不成？刘校长亲自送的口信也靠不住？”

我极疲倦，感觉脊骨撑不住头，鸡啄米似的打瞌睡。我很想陪娘说几句话，可总是打不起精神来。

“床上去，床上去，明日歇个工，救住这命！”娘既心焦又心疼。

次日。我照样不等天亮就起床，跑到后山田里去扯秧。“双抢”季节，队长跟着鸡叫吹口哨。我醒时，眼皮坠得厉害，许久许久睁不开，通身又胀痛，好像躺在乱石上，左右不适。我只好咬咬牙，爬起来，活动活动几下，就跟着队上人舍身去做。

是的嘞，掐着手指一算，再过两天就是9月1日了，高中部要开学了。高中办在区上，出山20多里，没法早出晚归读跑学，只能在学校寄宿。开学后，每周只能回家一次，星期六下午离校，星期天下午就要返校。住一晚，歇半天，我能替娘做几分工。我可以抵半个男劳力，做一天可得6分工。我早在心里盘算着：暑假45天，不缺工，能争270分哩！多争一分，家里就多一分收入呀！这最后两个工，你说我能舍得躺掉吗？

收工回来，娘见我累得身子蔫蔫的，心里极疼，说我不听话。娘说，争工分是大人的事，伢崽只管认真读书。她会养猪，每年大些养两头肉猪交集体，口粮就有了，不靠我争那几分工。若是为了那几分工拖垮了身体，耽误了读书，那就不得了了！她要我好好歇两天，蓄足精力，把书读好。

娘把书看得极珍贵极神秘，她从小就教我爱惜字纸。她说字是孔夫子圣人造的，糟踏不得，叮嘱又叮嘱，千万不可用字纸上茅坑。老前辈传下话：谁若用字纸上茅坑刮屁股，谁就会瞎眼。娘严守祖训，从来不断也不烧，连脚都不敢踩一下，好象字就是孔圣人。

娘虽然扁担倒地也不认得它是个“一”字，但很懂得“一”字的重要性：一头猪，一担谷，一元钱，甚至一分钱也少不了它。她说不识字不行，出门开不得步。她一世没出过门前那条冲就是因为不认得字呀！听说山外的茅坑分男女，伢崽不读书，将来出了山，连男女茅坑都分不清，那怎么行呢。弄不好人

家还要把你当坏人抓，那多羞人哟！她从诉苦会上听来个“柿（是）树不卖”的故事总是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，讲完了还要议论一番：你看，一字之差就丢了一山好树。不识字多造孽呀！

六岁那年，娘送我到大队学堂去读蒙学。入学考试时，老师要我从一数到二十，我一口气就从一数到了一百。老师教我念书，翻开语文课本第一页，教读：“人手足……”

“人手足，口耳目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……”我接过老师的话茬，呱啦呱啦一流水背下了半本书。

老师拍手称奇，说我记忆力强，有读书天分。

娘又惊又喜地问我：“你跟谁学的呀满伢崽？”我说我跟隔壁牛伢哥哥学的。

回家后，娘就七手八脚剪开一条罗布洗澡手巾缝成书包，亲自挎到我背上。

我背着新书包，蹦蹦跳跳去上学。

学业成绩的好坏跟读书兴趣有关，成绩越好越喜欢读，成绩越差越不想读。我们大队书记的儿子就是这样。他与我同班，成绩极差，每次考试不及格，数学有时得零分，所以他不愿意读，要他读书就好比逼他下地干活那样一百个不情愿，还经常迟到早退，甚至旷课逃学。我与他恰恰相反。我喜欢读书，还生怕有事耽误了学习，所以成绩越来越好。我能理解娘的心情。娘经常嘱咐我，月光下，田埂上，灶火边，喊着我：“满伢崽，你要好好读书呀，你要留级娘就不送了。”娘说，只要我一级一级地升上去，就是不吃不穿，卖家什当上地也要送我。这话刻骨铭心，我全记住了。我从来没有留过级，每次考试都优秀，期末总是捧着个大红奖状跑回家来向娘报喜。

娘很高兴，发誓让我把书读出来，决不亏待我。为了让我

读好书，娘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；一点一点地节省，一分一分地积蓄，千方百计攒点钱，给我缴学费，买纸笔墨砚，在我小学毕业进初中的时候，学校里流行背黄军用书包，娘说那个罗布洗澡手巾缝制的书包过时了，该换新的了，可她又一时凑不齐钱，便买来了一包黄靛，将粗布书包染成了黄色。后来，她又见人家背的买的军用书包比她自己缝制的要好看些，又连打了五个通宵晚班，帮人家纺出8斤棉纱，得了3.2元工钱，娘就用这点钱给我买了一个军用黄色书包。我背着崭新的书包上学去，心里好感激。我渐渐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理解娘的心意。我便更发奋了，决心读出来。

9月1日这天，我家客人还没来。

十天前，刘校长专程给我送了信，说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可能迟两天到。因为情况特殊，学校要派人专送，要我别急躁。我眼看着人家的通知书已经收到五天了，哪有不急的。我们娘崽盼得心焦火急，倚着门板木木地盯着出冲那条山路。弯弯曲曲，蜿蜒伸展的山路象条蚯蚓，向着山外的世界蠕动。山里多少悲欢事，都经这条山路传出去；山外多少新奇事，也从这条山路传进来。我和娘望久了，也便望出了惊疑的事情。

我们大队这届初中毕业生有15人，按照30%的招生比例，只有5个名额。今年招生象发一阵风，要由贫下中农推荐，区里先将指标分到公社，再由公社下放到各个大队。我们大队推荐的5个名额中没有我，那天刘校长都告诉我了。刘校长不说我也猜到了，贫下中农怎么会推荐到我的头上呢？我眼睁睁地望着别的同学挑着被絮蚊帐，一路摇摇摆摆走出冲去，到区上高中部上学去，我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嫉，倚着门板的身子往下坠，总是站立不起。我只好扶着门沿坐下来。这时，娘的

眼睛突然睁大，颤颤地喊着：“满伢崽，你……你看，狗伢崽怎么也……也去了？”

这话如同惊雷，把我震懵了。狗伢的指标从何来？他怎么也去了？

娘说要去寻问，弄个明白。

我的心里极空落。问谁？我家连个生产队长之类的亲朋好友都没有。我想，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大队干部。去找胡支书吧，刚放暑假的时候娘就去了，人家把娘抵到墙上没退处：这事要公事公办，既然上头要由贫下中农推荐，就得由贫下中农集体研究，推荐根正苗红的人。说起“根正”，我娘就想到了我那造孽的父亲，头就低下了，往外逃都逃不赢。去找刘校长吧，刘校长也有难处。我亲眼见到的，刚毕业那天开大会，会上有不少人向他打听升学通知情况，他一声不吭。过后，他又站到台角上，抬起那只细长的胳膊一挥说：“回去吧！大家都回去等通知，我把花名册全交各大队了，权力都捏在各大队人手里，你们不必找我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过身就走了。

我明知刘校长有难处，可还是想去找他，因为只有刘校长可找。中午，我硬着头皮跑到母校来找他，很遗憾，刘校长的心脏病忽然发作已送到县医院抢救去了。

我磨磨蹭蹭挨到断黑才回家。

娘迎上来，见我情绪不对头，也便不问了。娘摸摸索索揭开锅盖，从锅里端出一只土钵，钵里装有两个荷包蛋，正冒热气。鸡婆宰了，蛋从哪里来？

我家经常没盐吃，但娘还是保证了我的荷包蛋。这蛋不是拿钱买的，而是娘特意为我喂了一只黑鸡婆。

我读初中时，娘总是为我的早中餐操心。上学要出冲八里

多路，我家困难，没钱寄宿，只得早出晚归读跑学。早晚两餐在家吃。中餐在学校搭伙，蒸一小钵苕丝饭，带半瓶盐萝卜或酸豆角之类的坛子菜，象小鸭哽螺丝似的伸着长颈往下咽。娘没办法，只好在早晚两餐上想主意。晚餐还好说，晚餐晚点不要紧，主要是早餐。学校早晨八点上课，八里多路要一个多小时走，还要洗漱弄饭吃，害得娘每天起早床。夏天还好，若是冬天，路上还没亮哩！娘天天替我弄早饭，煮新鲜饭吃。煮新鲜饭太要时间，稍不警醒睡过了头，我得饿着肚子去上学。娘望着我干着急。后来，娘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头晚多煮半升米，天亮起床烧把柴火一炒热，让我吃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早晨吃饭，按时上学。可是早晨吃剩饭枯硬没口味，也吃不了几粒，早晨上学照样空着肚子，于是娘便想起了蛋汤泡饭吃。把蛋烫成皮子打成汤，或打成荷包蛋加碗水。俗话说：蛋汤泡饭粒是粒，不沾牙，不贴皮，上桌吃得一笊箕。

蛋汤泡饭固然好吃，但象我们这样的家景要一天吃一个蛋实在有些困难。我娘年头到年尾捏不到几个钱，买盐吃的钱都不足，淡菜一吃十几天，还哪有钱买蛋吃！

喂鸡下蛋，这是娘最先想到也是最容易想到的乡下事。

可娘喂鸡喂得艰难喂得辛苦。我家门前有块田，除了冬水两个月外，其它时间鸡下去不得。狠心的队长每月要围着田边撒一次药谷。鸡下田去啄到药谷就没得一只好的爬上来。那年，我家喂了三只老鸡婆，全年吃的油盐全靠三只鸡屁眼下蛋兑换。一次娘没把它们圈好，鸡溜下田去了。娘傍晚回家，发现它们三个齐齐整整躺在田埂上……

从此，我家就断了鸡种断了蛋，也断了油盐路，急得娘前屋转后屋，整天象丢了魂。这天，娘转到菜园里扯萝卜，忽然看

见狗伢娘一手捂着鼻子一手用火钳夹着一只黑鸡崽掷了过去。娘急忙放下菜篮跑去看，发现躺在地上的黑鸡崽还扇动着腹毛抖动着腿。“还没死！”娘惊喜地俯下身子将它托起，又抱它贴着胸肉焐，想用自己身上的体温将它暖过气来。经娘一番精心抚弄，黑鸡崽开始活蹦乱跳了。娘捡了别人家的鸡崽心里总象鸡爪抓，硬要将鸡崽还给狗伢娘。狗伢娘并不把这鸡崽当一回事，怎么也不肯收下来。她说家里孵了一大窝鸡崽，这只起死回生的黑鸡崽就算送给我娘。

我家有了鸡崽，吃油盐又有了希望。

从此，娘再吸取了过去的教训，再不把鸡放出笼了。娘还叫我挑来两担黄土和成泥，用石片重新砌了一个又大又高的鸡笼子。娘一天三轮围着鸡笼转，时而撒一把米，时而丢一点菜，望着鸡崽啄。娘望着鸡崽一天天长大了，很高兴。

也许是受到娘的影响，也许是鸡崽将能下蛋供我吃，我对鸡崽也产生了兴趣。每天上学前，我总要去鸡笼边看两眼，放学回家也是同样。鸡崽很可爱，耸耸脖子掀掀羽毛，一身漆黑的羽毛象绫罗绸缎。两个多月后，小鸡崽就长成大鸡婆了，下蛋了。娘捧着新鸡婆生下的第一个带血丝的鸡蛋对我说：“满伢崽，再天天早上有蛋汤泡饭吃了。”娘那高兴的样子，似乎抓到了天星。

鸡大了，天天关到笼里坐吃山空，供食成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问题。粮食本来就很少，人都吃不饱，还哪有好多去喂鸡的。鸡不吃谷就不下蛋。娘不敢亏待鸡婆，只好自己少吃。每餐二两大米加一瓢粗苕丝，苕丝煮出的饭就象鸦雀窝。盛饭时，娘总是用勺子将苕丝耙成一团，象抓茅柴那样装一大碗自己吃，尽量把锅底下的两勺米饭留给我。娘每餐吃不上几颗

大米，那咽茴丝的苦味儿，真是不可想象。

鸡婆有谷吃，下蛋如拉屎，每晚都下一个大蛋。

清早，娘从鸡笼里捡起热乎乎的鸡蛋，打到锅里煮成荷包蛋，加点汤。娘说荷包蛋吃了营养足，长身子，添智慧，蛋汤泡饭也好吃。但是荷包蛋吃久了，也腻口。为了调剂口味，娘将鸡蛋烫成皮子打汤喝。可是吃了几天娘改变过来。娘说，蛋烫成皮子把蛋的营养煎坏了，还是荷包蛋吃了好。不管是打荷包蛋也好，烫蛋皮子也好，反正天天都有吃。在我读初中的那两年，上学期间，蛋汤泡饭除了星期天外，几乎没间断过一天。星期天不上学，娘说要把这个鸡蛋省下来，以防万一。

娘喂了一世的鸡婆，很知道鸡婆的本性。再好喂的鸡婆，一年也要恋窝开抱好几回。鸡婆一到恋窝开抱的时候娘就紧张起来了。因为鸡婆开抱，要歇窝停蛋，我早晨就没蛋汤泡饭吃。娘喂鸡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。所以，娘一旦发现黑鸡婆盘脚歇窝，就赶紧抓起鸡翅膀把鸡捉出笼子用手去摸脚，试试鸡脚是否发烧，如果鸡脚发烧，那就证实鸡婆开抱了。娘是个菩萨心肠的人，连蚂蚁都没伤害过，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，但在这个时候她比哪个都狠心，不管鸡伸脖子叫上天，撕下一条布带就将鸡的翅膀和脚分别缠住，放到臭水沟里去浸去泡。直到鸡婆醒抱。这办法奏效，只要发觉得早，动手快，三两天就能醒抱，一醒抱又可重新开始下蛋；防迟了，便要十天二十天，甚至一月二月也不见蛋从鸡屁眼里滚落下来。可是这天很反常，娘把黑鸡婆放到臭水沟里浸了半天还不见效，直到第五天，黑鸡婆才醒悟过来。那一向，都快把娘急坏了。娘打来一盆清凉井水，轻轻泼到鸡婆身上，洗净了臭泥水，又用干毛巾抹干水渍……看娘那虔诚样子，好象把鸡婆当做了一尊活佛。娘从来都

是这样，把与我读书相关的人或物都当成“神”来看待。

天上的天王，海里的龙王。山里流行一种说法：大队支书就是一方“土地神”哩！

土地神是得罪不得的，这个道理我娘晓得。求菩萨，拜土地，我娘也会。可是我家穷，手头拿不出钱来买礼敬菩萨呀！没礼送情办事不成，那天我娘去找胡支书，就当墙碰了一鼻子白灰，若再凭空口去求也是枉然。不去找他吧，娘又心神不安，总是放心不下。

昨晚娘通宵纺纱，没合眼帘；我也辗转反侧睡不着。夜深了，娘还在跟我说话。她说在我去找刘校长的时候，她坐在家里搜肠刮肚地想办法，七想八想，最后想起了刘校长送信那天说过的一句话：满伢崽升高中是公社党委特殊解决的。娘早听说过有位公社党委委员在临近一个大队办点，大家都喊他许党委。娘认为找他一定不离谱。有一分希望就做百分的努力，娘下午就去找了许党委。许党委住在一个社员家里。那家社员神气十足，见个衣衫槛楼的老婆婆找上门来爱理不理。后来还是一位过路的老爹告诉她，说许党委上公社开会去了，要到晚边才能回来。她从这位老爹口里听到，许党委人和气，正直，肯为群众说话。娘说着，信心十足，好象找到了救星。但我觉得希望渺茫，因为我们娘崽从未见过公社党委这么大的干部，能找得进么？人家认得你是什么人？连许党委那个房主都瞧你不起呢，难道许党委会理睬你么？我毫无奢望，也不答话，光想心事。我愈是不答，娘愈是话多，话如竹筒倒黄豆，哗啦哗啦讲出一大堆。

我已感到我的冷漠与娘的热心很不相宜，读书毕竟是我自己的事呀。我几次想和娘答话，又不知说什么话好，再之，我

的喉咙也硬梆梆地说不出话来了。失望的泪水早已浸湿了枕套，只要一开口，娘便会听出破绽来，那样反而使娘感到更加伤心。所以，我只好闭着眼睛去睡觉，不听娘说话。

快到天亮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娘在喊我。

“满伢崽！满伢崽！快起来……”

娘把我喊醒了，我睁开眼睛，模模糊糊地看见娘的右手举着一张字条。娘连连说道：“我说了找许党委嘛，你看！一找就中！一找就中！”

娘昨晚通宵未睡，纺纱天亮时，就起身出门找许党委去了。许党委给娘写了这张字条。我接过字条一看，心中即刻蒙发出一线成功的希望。字条是对胡支书的。字条的内容跟刘校长那次说的完全吻合。许党委说我升高中是经公社党委集体研究，根据成绩和表现作特殊情况解决的，从字条上的话语来看，好象许党委早就料想到我们大队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差错，或者是早有耳闻。

据说许党委是公社党委组织委员，负责人事，很有实权。他为人正直，原则性极强。不问不晓得，一打听，他还有一个侄子跟我同班同学。我好激动，好象一下子就变成了他的侄子。他好象一下子变成了我的伯父。我想我有“伯父”说话，胡支书不得不听。

“满伢崽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找胡支书。”娘比我更加激动，指着许党委的亲笔字条说：“这次看那姓胡的再怎么说！”

我从床上跳下来，跟娘出了门。

胡支书住在胡家冲，绕过一个山咀，再走过几条田塍就到了。

我捧着字条边看边想，想着见胡支书怎么说，想着上了高中怎么认真读书，想着今后怎么干一番事业……

快走到胡支书家门口时，娘停住脚，转过身来嘱咐我说话要谨慎，千万莫激动，大手指头还咬在人家口里哩！我点了点头要娘放心，为了前途我忍死血也不会说半句冲气话。我发现娘的手里拄着一根竹棍，一双鞋袜被泥水浸得透湿，走走停停，好象脚骨扭伤了。我问娘，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说话。一见胡支书从内屋里走出来，她连忙赶紧两步摇摇撞撞去：“胡支书，您在家呀，我想找您有点事！”

胡支书听到喊声，站住，歪着头，斜睨着我娘。见我娘双手举着字条，一副苦命相求的样子，才不得不坐下来。他两个指头夹着字条往桌上一放，明知故问：“么子事呀老人家？”

“我满伢崽……”

“哦，读书的事呀，我不是已经向您老人家讲过了？找我也没得办法呀老人家。”

“胡支书——”

娘急了，望着桌上没有拆开的字条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屋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。

这时胡支书的女人从内屋端来两盅茶，很热情地招呼我娘说：“大娘，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真是稀客呀！”

娘急忙赔着笑脸迎过去，压低本来就不高的嗓门说：“就是我这满伢崽读书的事……”

说到读书的事，胡支书的女人就变脸。她催促男人说：“家里没米了，今天上午要去打米厂把米担回来……听到没有？”

刚开的天，陡然又阴了。

胡支书的大儿子这次也没推荐上高中。他的女人还正为

这事发脾气。她说她男人辛辛苦苦忙于工作尽为别人服务，连自己伢崽读书的事都沾不上半点光，这个支书没当头！其实她那蠢宝儿子是成绩差得出奇不愿读了，她想瞒过我？再说，他家子女多，1234567，就象简谱一样正好7个。老大读不进就不读，早点回家做事还可为家里减轻负担，再之，在他父亲手下做事，好歹有个称心如意的事做。但是那女人不怪儿子不争气，而怪男人没有用，尽说婊子话。

胡支书明白女人的意思，坐在一边不吭声。趁女人说话时，他拆开了桌上那张字条看了看，顿时脸上象捆干柴着了火：“晓得晓得。”顺手拨开女人冲进内屋。

“大婆——”

胡支书突然喊了我娘一声，又转过身来，不阴不阳地问：“你老人家蛮神通呀！谁叫你去许的许党委？”

“是……”娘正要说出那个人时，一下子被我阻止了。我一扯娘的衣袖，娘就明白过来。刘校长那天嘱咐又嘱咐：“这是纪律嘞！”

胡支书见我娘有话不说，脸色很不好看，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硬。他说上头把推荐权交给大队贫下中农，就得尊重贫下中农意见。贫下中农没推荐我，他也没办法，他不能违背贫下中农的意愿来批准苗不好，根不正的后代。至于许党委字条怎么收回，这由他去向许党委解释。许党委不了解大队情况。

许党委还有什么情况不了解？我发怔了。胡支书你在愚弄我，你认为我不懂得你的阴谋。许党委明明在字条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升学是学校负责招生的人汇报情况，报公社党委讨论决定的！我想反驳他，但被我娘用手挡住了。娘一时也说不上话，木了老半天。

胡支书想用硬抵软挡来轰走我们娘崽。他又严肃而温和地说：“老人家，任何工作要从大局着想嘛！你看，大傍队连个记工员都选不出来，还有彭家队、杉坡冲……都没一个喝墨水的人，你们队上的牛伢子今年高中快毕业了哩！”

胡支书的意思是文化也要平均分配。

我娘终于想起了那条理由，她不留情面地讲了出来：“我满伢崽没占大队的名额，是公社党委给的名额……”

“党委党委，”胡支书快平静了的心情又激动起来：“我说了，公社党委不了解下面情况。我们要推荐根正苗红的人才，仅仅苗红还不行，谁知是真红还是假红？硬要根正，根正才是好苗！”

我娘也提高了声调：“老胡你说话要凭良心！”看来娘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火气了，指着支书不退半步。

“打米去——”

内屋炸雷似的一声喊，把娘的话压住。娘再提高声音吼了一句：“不准去！”这时只见胡支书的女人冲出来，揪住男人的衣袖就往屋外拖。

“你疯了？”胡支书忘记女人患有瘧病，一甩手，吼出一句。

“啪！”

女人扇出一巴掌，打得胡支书眼冒金星。她横了命，撒着泼说：“我是疯了，我是疯了，但比你好，比你搞这鬼工作好，不把爷娘背到背上让人骂……”

“你莫糊涂哟。”胡支书意识到自己刚才不该戳人痛处，火气降了下来，捏着的拳头松开了。他又扮出凶相，吼唬女人：“你糊涂么子？你蛮有本事？这关你什么事？要你操什么闲心？你到这里胡搅蛮缠有么子用呢？我的事要哪么办就哪么办，办

了就办了，是铁钉子返脚，改不过来的……我哪个都不怕！搞横了，老子杀皇帝都不要助手的……”

“好哇，你还想杀人？你来杀……”女人胡乱撒泼，死死揪住男人不放。

我和娘极不自在。听话听音，胡支书的话明明是说给我们听的，打鸡骂狗全是做给我们看的。女人要他去打米也是借口，是想支开胡支书。可一闹起来，他们就认真了。女人揪男人的衣裳乱扇巴掌，男人抓住女人的头发拳打脚踢。娘吓慌了，眯起眼睛一头钻进去劝架。结果架没劝住，却被那个恶婆娘劈面扇一巴掌，打得我娘昏头转向，鼻血冲了一地……

我撕条破布塞住娘的鼻孔，含着眼泪背娘回家。鼻血眼泪往下滴。娘不肯上床睡，硬要我把她放到柴禾湾里坐下来。娘说心里象猫爪抓，不得过，要坐到这里静静心。娘说我命苦，说我出生前她就坐在这个柴湾里。那天娘在这里煮猪食，肚子突然一阵痛，衣裤便湿了。娘双手托着南瓜似的肚皮喊：“慢慢点，让我到床上去……”

话没落音，一块血肉就掉下来了。“命苦呀满伢崽。”娘抚摸着我的头。当时屋里再没其他人，父亲早就去世了。娘打来一盆清水，把我洗净，我老哭，哭得娘的鼻子好酸疼。娘埋怨道：“我的伢崽，你哭么子喽，只怪你投错胎了……”

娘从那时起就料定我的命苦，怕养不大，带一天就担心一天。可苦命伢崽懂事早，我十二三岁就知晓人事。娘见我聪明，心又亮敞许多，便省吃俭用供我读书，把我看成心中日头。我也努力争气，日夜苦读，只是父亲的事一直藏在心底解不开。我很早就问过娘，可一提起父亲娘就哭，我不忍心看娘伤心，话到嘴边又咽了。我今天怎么也忍不住。我先递杯热茶给娘